

人间物语
Renqianwuyu

布谷声里的麦收光阴

□平书宪

布谷鸟的啼鸣总在五月末割开鲁西南的晨雾,像磨砂的犁铧剖开时光的茧衣。晨风掠过麦浪,沉甸甸的麦穗相互摩挲,“沙沙”声里裹着阳光烘烤大地的焦香。我蹲在田埂上,指尖抚过麦穗尖锐的芒刺,突然想起父亲常说的话:“麦芒扎手才是好收成。”那些被麦芒划破的伤口,此刻仿佛又在掌心泛起细密的疼,混着记忆里咸涩的汗水,在布谷声中渐渐漫上心头。

十三岁那年麦收,爹把磨得发亮的镰刀塞给我:“半大小子了,该学割麦。”凌晨四点的星光砸在麦叶上,露水顺着镰刀背滑到虎口处凉得让人不禁一颤。爹弯腰时脊梁骨在蓝布衫下凸起,像田垄间新犁的土埂。“腰要贴紧麦子,手腕使巧劲。”爹的声音混着布谷鸟的催促,惊飞了藏在麦穗里的飞虫。

我学着爹的样子挥舞镰刀,却总是把麦秆砍得参差不齐。爹直起腰身用衣袖擦汗,后腰处的补丁被汗水浸得透亮:“别急,割麦如绣花。”爹示范时,镰刀在晨光中划出银弧,麦穗整整齐齐倒在怀里,像给大地绣了道金

边。日头升到中天,我的虎口磨出血泡,爹把他的粗布手套摘给我,掌纹里嵌着的麦芒刺得掌心发痒,却暖得像块晒干的土坷垃。

地头的饭篮里躺着娘蒸的杂面窝头,掰开后冒着热气,夹着腌黄瓜能咬出脆响。爹一仰头“咚咚咚”灌下半暖壶的凉开水,喉结滚动时脖颈的皱纹里渗着汗珠。爹说:“等你能割完两亩地,就给你买双解放鞋!”远处的布谷鸟叫得更欢了,麦田在热浪里泛起金波,我望着爹被晒得黝黑的后颈,忽然读懂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分量。

打麦场的夜晚是属于少年的课堂。十五岁那年,村里的脱粒机坏了,爹带着我摸黑修皮带,柴油味儿混着麦香直往鼻腔里钻。我举着马灯照亮爹的手,看他用粗铁丝捆扎断裂的皮带,火星子溅在他皲裂的指缝里像撒了把碎星。“机器靠保养,人靠筋骨强。”爹的话随着布谷鸟的啼鸣,融进此起彼伏的打麦声里。

娘送来用荷叶包的凉馒头,里面夹着腌韭菜花。我坐在麦秸堆上啃馒头,看妹妹追着萤火虫跑,绿光在她汗湿的发梢跳动。爹躺在石

磙上抽旱烟,烟袋锅的明灭间,映出他眼角的皱纹。爹对我们兄妹俩说:“等你们长大了,麦收就不用这么累了!”远处的银河漫过打麦场,麦粒在月光下闪着珍珠般的光,我忽然觉得那些浸透汗水的日子,都是星星落在人间的模样。半夜里起了露水,娘把爹的褂子披在我的身上:“儿子,小心着凉。”爹只穿一件粗布背心,他用脊梁抵着我的后背,硬邦邦的肩胛骨硌得生疼,却暖得像灶膛里的余火。布谷鸟的叫声渐渐模糊,我在麦秸的清香里迷糊睡去,梦里全是金黄的麦穗在跳舞……

时光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眨眼间就不见了踪影。记得昨日还在打麦场上与妹妹追逐嬉闹,布谷声里偷吃刚摘下的青杏,转眼镜中已染霜白,眼角爬满细密的纹路。如今我的膝盖总会在阴雨天气隐隐作痛,但在布谷声声的麦收季节,仍爱蹲守田间地头,看联合收割机轰鸣着碾过麦田,看金黄的麦粒直接灌进卡车,看乡亲们告别镰刀时脸上洋溢着的笑容。

妻子端来搪瓷缸子,里面是新泡的茉莉花茶。她看着我悠闲地喝茶,抿嘴笑着说:“今年又是个大丰收!”她

鬓角的白发在风里飘舞,像极了母亲当年的模样。我望着远处的麦田,恍惚看见有个少年弯腰割麦的剪影,正随着布谷鸟的叫声在麦浪里起伏。那是十三岁的我,是父亲年轻时的模样,是祖祖辈辈黄河滩区男人刻在血脉里的烙印。

暮色漫过田埂时,我把生锈的老镰刀插进地头的土堆。布谷鸟的最后一声啼鸣掠过天际,惊起一群归巢的麻雀。风吹过麦茬地,带来新麦特有的清香,混着记忆里的汗水味、旱烟味、母亲的槐花膏味,在夕阳里酿成一坛岁月的酒。原来有些苦累从不曾被时光冲淡,它们早化作滩区男人掌纹里的老茧,化作粮仓深处的麦香,在每个布谷催粮的季节里,轻轻叩击着游子的心扉。

布谷声声催麦收,催的是光阴的流转,是对土地的执念。我拍掉裤腿上的麦糠往家走,路灯照亮村口的水泥路,却照不亮记忆里打麦场上的星光。但我知道,只要布谷鸟还在啼叫,只要黄河水还在流淌,那些弯下的脊梁、挥汗的晨昏、粮仓里的守望,就永远在鲁西南的土地上,生长成最动人的年轮。

长河浪花
Changhelanghua

龙舟吟(外一首)

□黄红彦



鼓点划破江面
风正把旌旗吹得猎猎作响
粽叶裹着千年的温度
丝线缠绕的祝福,在蒸笼里
凝成温润的月光

艾草斜插门楣
将清香化作辟邪的符咒
龙舟划过粼粼波光
每道桨影都浸透江水
书写同一个名字的倔强

日头爬上中天 粽香漫过街巷
那些沉入水底的诗行
正顺着艾草的脉络
在岁月里疯长——

我们打捞起浪花里的思念
让鼓点与粽香
在青铜的脊骨上回荡

江心灯盏照千秋

汨罗江边风瑟瑟
暮色吞没最后一缕天光
你踉跄的身影
衣袂翻涌如浪,裹挟
三闾大夫半生的孤勇与苍凉
江水呜咽千年的悲怆
决绝的面容沉入漩涡深处
化作江心不灭的灯盏

那些未竟的诗行在浪底燃烧
每一个字都穿透历史的褶皱
此刻你回望郢都的方向
眼神比寒星更亮
《离骚》在袖中翻动
字字泣血,句句惊雷
震碎楚天低垂的云幕

时光淌过两千载江水
你的身影依然在浪尖沉浮
龙舟劈开层层雾霭
粽叶裹住沉江的傲骨
让每个端午都飘着千年的清香
我们在粽香里打捞铮铮铁骨
将艾草别在门楣守望安康
而你投下的那枚月亮
至今仍在民族的血脉里
漾动着永不沉没的信仰

真情驿站
henqingyizhan

艾草里的旧时光

□倪超军

每年端午前,菜市场门口总蹲着几个挎竹篓的老人,篓底铺着湿布,上面堆着带泥的艾草。叶子灰绿灰绿的,背面覆着层白绒,像撒了把细盐。母亲蹲下挑艾草时,指尖都要捏住茎秆转两圈,挑那些秆子发青、叶片没虫眼的,嘴里念叨着:“秆子老的扎手,叶子卷的没药性。”

竹篓里的艾草一买回来,就被母亲捆成小捆靠在门后。头几天叶子还水灵,风从门缝钻进来,吹得艾草叶“沙沙”响,像有人在门外轻轻说话。父亲路过时总要伸手拨拉两下,说:“这味儿比蚊香顶用,蚊虫见了都得绕道走。”我趁大人不注意,偷偷掰下片干叶子揉碎,黄绿色的碎屑扑进鼻子,呛得

我“阿嚏”一声,眼泪都出来了,惹得妹妹在旁边笑弯了腰。

端午节前后,也就是夏天最热那阵,母亲会把晒干的艾草泡在大铁盆里,兑上滚烫的开水。等水温凉下来,就喊我洗澡。水带着淡淡的苦味,擦在身上却特别清爽,被蚊子咬的包也没那么痒了。有一回我玩水把艾草叶贴在脑门上,说自己是齐天大圣,逗得全家笑了一晚上。

最盼的是端午节早上的香包。母亲坐在堂屋的缝纫机前,膝盖上摊着碎布筐,老花镜滑到鼻尖。她把碎花布剪成菱形,往里头塞艾草碎和花椒粒,指尖沾着绿绿的汁,对着光看能看见绒毛。缝香包时总会被针扎

到手,她就把食指放进嘴里吮一下,嘟囔着“线太滑”,可手里的小粽子越扎越周正,红绳在指缝间绕出一个个小结。我和妹妹趴在旁边看,闻着布筐里的艾草香直咽口水,母亲笑着刮我们的鼻尖:“小馋鬼,这可不是吃的。”

有回我疯跑时把香包弄丢了,急得在院子里打转。母亲蹲下来给我擦眼泪:“别急,妈再给你缝一个。”夜里,母亲坐在床边穿针引线,影子映在墙上晃来晃去。她把新香包塞进我手里时,针脚歪歪扭扭的,还有处线头没剪干净,可我攥着香包觉得比什么都宝贝。妹妹凑过来说:“哥哥的香包像胖娃娃。”

母亲笑着戳她的额头:“就你话多,快睡吧,明天还要去姥姥家呢。”

如今住楼房,端午再不用插艾草。但每年超市上架香包时,我总要买几个。拆开塑料包装的瞬间,那股熟悉的苦香涌出来,恍惚间又看见老家的堂屋:母亲坐在缝纫机前,铁盆里的艾草水冒着热气,妹妹把艾草叶贴在脑门上喊“齐天大圣在此”。

我对着香包轻轻吹气,想吹出当年那股混着汗水和笑声的味道,却只听见窗外车水马龙的喧嚣。这股艾草香啊,早渗进了日子的褶皱里。它是母亲指尖的绿汁,是铁盆里晃荡的碎叶子,是门缝里漏进来的“沙沙”声,更是无论走多远,一闻到就能想起的,老家的温度……